

宋康昊把角色演得極到位

《逆球大叔》充滿勵志



●宋康昊飾演過氣排球好手宇鎮。



●宋康昊表情趣怪為電影增添笑料。

由《孩子轉運站》康城影帝宋康昊聯手《分手的決心》青龍獎得主朴正民主演的新作《逆球大叔》(One Win)，是一部大癲大笑逆襲人生的勵志熱血喜劇。「廢物」教練熱血領軍，完敗對手逆境翻身，一仗功成大丈夫，誓要重振雄風。

●文：丁寧

電影故事講及過氣排球好手宇鎮(宋康昊飾)退役後擔任排球教練多年，業績差得驚人：領軍勝出率僅得10%。剛經歷完離婚和破產，他又陷入失業危機，處於人生谷底之際，諸多鬼主意的職業球隊新班主(朴正民飾)本着「怎樣都可贏一次吧？」的大膽想法聘用他，條件是帶領瀕臨解散的女子排球隊「粉紅風暴」贏一次。失敗、廢柴、魚腩隊一直是球隊關鍵字，但一仗功成大丈夫，人生只求一千零一場勝仗，到底可以點樣部署出谷底反彈的一勝？宋康昊在《逆球大叔》中的表演堪稱一絕，他成功塑造了一位堅韌不拔的體育教練形象。影片中，面對一群毫無基礎甚至有些屬於「問題少女」的排球隊員，宋康昊通過細膩的表演，將教練的嚴厲與慈愛完美融合。比如在訓練場上，他目光如炬地督促隊員，不放過任何一個不規範動作；而當隊員受傷或遇到挫折時，他又展現出溫情的一面，一個關切的眼神、幾句鼓勵的話語，都被宋康昊演繹得十分到位，讓觀眾真切感受到這個角色內心深處對隊員們的期望與關懷。

人性光輝與體育精神的交織

《逆球大叔》將無能教練的幽默與熱血融合，塑造了一個失意男人在逆境中頑強拚搏的勵志形象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宇鎮不僅要帶領隊伍突破重重困難，還要與自己過去的失敗挫折作鬥爭。雖然隊伍整體實力不強，甚至一度被視為「墊底之隊」，但正如電影裏的一句話所說：「一戰



●朴正民(左)演鬼主意多的職業球隊新班主。



●申淵植執導的《逆球大叔》於今日在港上映。

成名，人生只求一千零一場勝利。」電影中充滿了對勝利的渴望和對夢想的執著，給觀眾帶來了滿滿的正能量。電影主題深刻，它不僅僅是關於一場體育賽事的勝利，更是關於個人成長、團隊精神以及對夢想的執著追求。通過這群少女的蛻變，展現出人性中勇敢面對困難、突破自我的力量，以及在集體中相互扶持、共同奮進所帶來的溫暖與力量，讓觀眾在欣賞精彩比賽的同時，也能收穫滿滿的感動與正能量，是一部兼具觀賞性和思想性的佳作。許多觀眾在觀看完這部電影後對這部電影評價頗高，有觀眾稱讚：「電影主題積極向上，傳遞出了不放棄、堅持夢想的正能量，看完後能讓人充滿力量，對生活與夢想有新的感悟，是一部溫暖且勵志的佳作。」《逆球大叔》於今日在香港上映。

《太陽星辰》具有表達深度的「港劇」



光影字面

由陳偉霆、劉雅瑟、馮德倫、謝君豪、周勵淇等主演的跨時空緝兇罪案劇《太陽星辰》(見圖)，以香港警察楊光耀跨越25年追查連環殺人罪案故事為核心，表現出楊光耀在不平凡奇遇中對自我身份的追尋，堅持找尋真相與親情、彰顯法律與正義的故事。該劇入圍法國康城第八屆MIP Drama展映。

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香港重案組警察楊光耀(陳偉霆飾)在追查一起連環兇案的過程中，意外穿越來到2018年，25年前的案件尚未破案，新的兇案再次發生，且與塵封多年的舊案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，為了將罪犯繩之以法，還世間以公平正義，楊光耀攜手與自己同齡的搭檔陳凱晴(劉雅瑟飾)一同探尋案件真相、不懈緝兇。

《太陽星辰》在雙時空破案的設定下，對親情、友情、愛情的描寫，以及關於贖罪和復仇的表達作為情感共鳴點。故事背後的情感非常豐富，表面是一個查案的戲，內裏其實也是一個關於愛的故事。裏面的人物愛憎分明、有血有肉，這也是吸引導演黃國強拍攝該劇的原因。該劇的創作靈感來自導演過往的創作經驗，更來自香港這個城市。黃國強認為可借助《太陽星辰》把不同時代的香港特色呈現出來，要在這類故事中，於既往港風特質的基礎上展現出新港風。比如於劇集創作時，要在原本類型和快節奏的基礎之上，加入更多的人物情感和社會表達，讓觀眾既有觀看過往港劇的緊張刺激感，也能對人物命運產生更加強烈的共鳴感。

在拍攝的鏡頭語言、場景調度方面，主創團隊都選取了碼頭、祠堂、廟街等有特色的場景，讓觀眾能夠迅速捕捉到故事發生的背景。而在美術場景的搭建上，為了讓2018年的警局場景有一個不一樣的會議室造型，製作團隊採用了大圓桌設計，四周都是玻璃門，這樣不僅打破了以往會議室的沉悶，也達到了不錯的視覺效果。

本劇最反套路的，是楊光耀和陳凱晴這對「同齡父女」。當楊光耀穿越到18年後，為緝兇再次進入警隊，發現在警署的新同事凱晴其實是自己的親生女兒；父女在18年後重逢的第一次見面，兩人竟大打出手。而後楊光耀重新融入警隊，與凱晴當上同事一起辦案之後，經常不斷發生衝突。凱晴覺得光耀審犯人的作風太不規範像混混，嫌棄光耀在勘察現場太礙手礙腳，甚至懷疑光耀的身份追查跟蹤他；兩人初期互相看不順眼，一言不合就拌嘴，完完全全冤家聚頭既視感。但隨著兩人父女關係的揭開，作為父親，光耀暗中守護女兒，凱晴也在一次行動中逐漸建立了對這個從天而降的「爸爸」的信任，甚至在光耀被裁職、背着人命嫌疑的情況下選擇相信光耀，親手放走他。當別人埋怨光耀對於破案太過偏執的時候，凱晴卻能理解他的信仰和苦衷。從而當父女再一起破案時，展開非常奇妙的體驗。

沒錯，哪怕是在父女相認後，劇中關於二人親情的敘事方式——是多年未見的父女，但更是有着過命交情的、攜手尋找真相的搭檔，是一部具有表達深度的「港劇」。

●文：光影俠



送《逆球大叔》換票證

香港文匯報

由安樂影片有限公司送出《逆球大叔》電影換票證30張予香港《文匯報》讀者，有興趣的讀者們請剪下《星光透視》印花，連同貼上\$2.2郵票兼註明索取「《逆球大叔》電影換票證」的回郵信封(填上個人電話)，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萬偉中心3樓香港《文匯報》副刊部，便有機會得到換票證戲飛兩張。先到先得，送完即止。



●張允柱化身排球員，入型入格。

影評不設防

苔花如米小，也學牡丹開——說說易烱千璽的《小小的我》

看完影片《小小的我》之後，我即廣而告之叫親人朋友一定要去看。我的博士妹妹一家五口也被我引誘到影院。有一些朋友問我去看的理由。我給他們說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他們說，這個評價之高輕易不可得。或許，是我誇張了此片的現實意義和功能。

「白日不到處，青春恰自開。苔花如米小，也學牡丹開」這是清代詩人袁枚的詩，被主人公劉春和(易烱千璽演)在課堂上分享引用。來比喻在世界上總有很多太陽照不到的地方，比如一些陰濕處長出的苔蘚。又如雖無人關注灌溉，但那些小如米粒般的花兒卻像高貴的牡丹花一樣悄悄盛放。這是自然的生命力，無法抵擋。它們好比社會上一些弱勢人群，生活在底層，在人們一貫的鄙視下艱苦生存。患有腦癱的青年劉春和就是這樣的一員，「腦癱」這個詞以往接觸比較少，自從前些年女詩人余秀華名氣大增後，「腦癱」這個詞在大眾的視線裏常常出現。我一直是支持余秀華的人，當遇到



●易烱千璽受訪時說：「電影的現實意義就是被看見。」

需要頑強的生命力和求生力才能出人頭地。他或他們被劃分為殘疾人不是他們自願的，也不是自找的，是上一代人的各種因素造成的。就是說你生下來就要接納的現實。這是沒有商量的餘地和埋怨的理由。正如劉春和的母親(蔣勤勤飾)說的：「這就是你的命，也是我的命。」這似乎是很霸道的命運強迫症。只有這個認知與接納，你才能拿出勇氣來面對生活的各種考驗，可劉春和一家不是世世代代讀得聖賢書或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，他的外婆(林曉傑演)也是年輕失婚，為了謀生拋下孩子遠離家鄉去西藏，等到回歸時，孩子已經15歲，完全過了幼兒成長的陪伴期和教育期。這階段的孩子只有叛逆和誤解情緒，劉春和的母親和外婆就是在這樣的原生關係中相處。結婚後，兩個年代的女人都同樣以母親的身份來面對孩子的各種情緒，這就有了故事的衝突和所帶來的思考。「小小的我」如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和家庭生活中走出重圍。

母親的罪和她們偉大的愛

故事不止是關注腦癱的主人公劉春和，而是追根溯源到上一代。用外婆對他說的一句話，「理解她吧！你媽媽也沒人教她如何做媽媽。」我認為這不只是針對一個人的台詞，也是觀照到每個作為母親的人。你沒有人教你如何做媽媽，你也沒有去學習怎樣做媽媽。這應該屬於社會學與家庭心理學的基礎教育。我認為人類很愚蠢的繼承，就是憑本能的經驗養育孩子，以為讓孩子吃飽穿暖即可。甚至理所當然地以為自己有掌控孩子的命運和生死。這是不少愚蠢的父母所深陷的身份誤區。劉春和的母親就是這種無知又激烈的人。劉春和在被母親因維護剛出生的妹妹推倒在地之後，把自己做給母親的牛軋糖拚命往自己嘴裏塞，目的就是想塞死自己。他覺得自己不止是遭到外人鄙視，連自己的母親也是一樣厭惡自己。也許自己離開這個給世界，母親就得到解脫，自己也得到解脫。這是讓人揪心的一幕。

對於內心自卑的孩子，母親的侵犯和不尊重對他來說就是一種暴力性的忽略和傷害，這是最煎熬的相處。反之，外婆對劉春和恰是此片的溫暖和亮點。她對孫孫的愛是出於天性也是處於對女兒小時候的彌補。可這種彌補女兒會領情嗎？這又是同樣的一個問題。外婆年輕的時候也沒人教她如何做媽媽。她的外出謀生卻是孩子對於母愛的缺席。如何釋懷還要看自身的感悟和理解。劉春和問外婆，她脖子上的刀痕是怎麼來的。外婆告訴他，她在西藏討生活的時候，有一天遇上賊了，用刀架在她脖子上要錢。雖然她很害怕，但想到這是給女兒的奶粉錢就說不能給。賊就一刀刮下來。幸虧得到路人



●《小小的我》追求的並不是普通人的生活，而是一個偉大夢想的創造與實現。

相救才免於死。這個刀痕就是她喜歡買漂亮圍巾的緣故，那是她用來掩蓋傷疤的。劉春和問她：「我媽媽知道嗎？」外婆說：「不想讓她難過，也擔心她不難過。」這就是母親們的罪和她們偉大的愛。

劉春和為主軸是社會縮影

易烱千璽演腦癱劉春和這個人物，不止衡量他是否成功的問題，是一個具有雙向性的思考。我感覺他不是演劉春和，劉春和的原型是不需要演的，他的真實存在人們並不陌生。易烱千璽接受訪問時說：「電影的現實意義就是被看見。」「被看見」很重要，「劉春和們」一直都在。呼喚人們不要視而不見，千萬不要以消費他們為目的，讓他們被看見，讓他們困難得到關注和解決，這才是建設真正和諧所提倡的平等機會。平等觀是文明社會的標誌。

易烱千璽是被公認的好演員，他為了演好角色努力去學習各種這樣那樣的姿勢，常常都演抽筋。他在一個「小小的我」身上去彰顯一個「大大的我」。一個演員的演技重要還是敬業精神更重要？我認為是後者更重要。相比戲中的「劉春和」的艱苦，萬人矚目的易烱千璽尚且如此刻苦拚搏，其他的劉春和們又有什麼理由讓自己平庸？有什麼理由去放棄生命和抗爭？

影片薄弱點就是編劇在故事的設計上過於小心翼翼，故事張力不夠大，高潮不明顯。要知道劉春和是故事人物，不是一比一的紀錄片。他的成就就可以更大、可以很大。《小小的我》追求的並不是普通人的生活，而是一個偉大夢想的創造與實現，應該放開手去彰顯、去成就。但有一處令我驚嘆，那是劉春和夢境中與心儀的女孩雅雅(周雨彤演)親密時，導演用的「剝皮」手法，主人公從束縛與細綁中掙脫出來的自由和幸福表現得很極致，這是很新穎驚艷的一筆。

●何佳霖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